

# 沧州作家

主办：沧州日报社 沧州市作家协会 总策划：梁振刚 王润栋 执行总策划：苗笑阳 策划：卢竞芳 张艳 崔新宇

## 本期推荐

### 老屋记忆

□李莹

我出生在山东省宁津县的一个小乡村。父亲是医生，爷爷是教师，他们都在一河之隔的东光县上班，我和弟弟随母亲待在宁津老家，父亲每隔几天回老家一次。

七岁那年的一天，回老家的父亲照例返程上班，鬼使神差的我却哭天抢地，拼命拽着父亲的自行车后座要跟他去东光，任谁劝也不听。实在拗不过，父亲便带着我进了东光县城，将我放在东光一中的奶奶家。从此，我这个山东妞便与河北结缘，与东光相遇、相知、相伴，开启了第二故乡的生活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东光一中大院，是一排排的青砖瓦房。我曾在大门正南不远处的铁链秋千上，被叔叔们推荡到最高处，我曾独自抱着暖瓶去开水炉前打水，我曾跑到教师伙房听邓爷爷讲故事，我喜欢看李桂荣老师家那个长得像洋娃娃一样漂亮的女孩，我也曾因为写不好1、2、3，被奶奶罚站……

快乐的时光倏忽而过。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爷爷退休了。依依不舍地告别带给我无数记忆的一中大院，我和爷爷奶奶三口搬到了东北营村租住。很喜欢那个土坯房的窗台，总觉得趴在那里看雪是一件很美的事。和土房同一个大院的后邻是文化学者许世通叔叔，他对东光文化颇有研究，经常和教历史的爷爷谈古论今。租住的房子和东北营小学一湾之隔，来来往往的学生都可以穿过那个院子回家，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有了小小的虚荣心，总怕同学看见我住的这座土坯房，所以每次放学我总是走得很快，几乎是一路小跑到家，但还是被细心的同学发现，“原来你住在这里啊？”

又是三年过去，我家搬离了东北营的土屋，来到位于水利局路南的东街村居住。因为母亲和弟弟也已经来到东光县城，所以租了两栋平房，前后相邻。临街的房子正挨着公路，早起晨跑的我经常会遇上晨练的老师。冬日的黎明曙光迟迟，天色尚暗，他们总是善意地提醒我注意安全。

这段时期父亲已经开始筹划自家

盖房子的事，他在二中北侧的南关新村通过朋友申请到一块空地，说是地，其实是自己用垃圾填平的一块水湾。父亲买好了檩条，清楚记得假期时我们一家四口去给檩条刨树皮。烈日下，一下一下，刨花飞舞，被剥掉树皮外衣的檩条光滑笔直，全家人兴奋地编织着自家新房的梦。那段时间父亲为了盖房子一个人来回奔走，疲惫不堪，以至于有一次奶奶见到他竟然完全认不出，以为他是干活的工人，嘴里客气地说着：“辛苦了，受累啦！”

我上高一时，家里的新房正式完工，我们终于住上了自己的房子，再也不用四处搬家。四间新房宽敞明亮，舒适整洁，新院子种上了石榴树、枣树、无花果、月季花和牛舌兰，一家人憧憬着未来的花园和果园。那只养了多年的黑白花老猫竟然还恋旧，兀自跑回东街的老房子偏安一角，被我寻了回来。

如今，这几间平房已历经三十年风雨，枣树依然多产，石榴花红果硕。冬天住楼房取暖的父母夏天仍愿回到这里居住，和老邻居畅谈乐处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时光煮雨，岁月经年。这座房子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。

1991年的夏天，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雨下了一夜，我家房西紧挨着的排水沟几乎被雨水蓄满，距离房基高度不到一米，父亲几乎一夜未睡，手持铁锹围着房子来回查看，紧张不已。

母亲在这座房子里日夜蹬着缝纫机，为服装厂赶制中山装。她的活做工细致，工厂给她的订单最多，以至于都不舍得抽一点时间给我修补衣服，急得我直哭鼻子。

高二那年年末，奶奶病危，父亲让我和弟弟去十字街的邮局给天津的姑姑发电报：母病危，速归。雪地泥泞，我和弟弟深一脚浅一脚跑去邮局。后来听赶回来的姑姑说，那天她惦记生病的母亲，已经买了回老家的火车票，候车时急匆匆赶来的表哥递给了她那张电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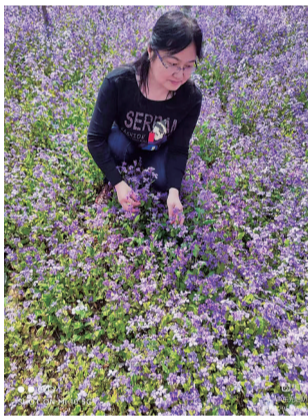
从懵懂少年到中年已至，东光的老

屋伴我一路前行。光阴似水，流年未陌。老屋是一座城，城里有着一家人的三餐四季。老屋是一部情景剧，上演着一家人的悲喜日常，承欢膝下，盛年打拼，幼子成长。老屋是一棵沧桑的树，从繁枝硕果到年轮层叠，从鸟儿叽喳到羽丰离巢，经历着繁华与落寞。

择一城，过一生。四十年光阴一瞬而过，今日的东光城早已旧貌换新颜。迁入新址的东光新一中楼宇成群，设施完善，承载着本地莘莘学子的未来之梦。近两年雨污分流民生工程实施让我的平房再无雨水漫灌之忧，通讯的快捷也使得发电报成了人们遥远的记忆，学会使用微信的母亲经常和山东老家的亲戚语音聊天，畅谈家乡巨变。

东光缘，老屋情，半生梦。记忆不泯，希冀永新。

这一生，遇见东光，不负遇见。



李莹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散见于《新民晚报》《博爱》《思维与智慧》《辽宁青年》《知音·海外版》等报刊杂志。著有散文集《与更辽阔的自己相遇》。

## 刊首语

### 记忆里的钟声

□苗笑阳

关于故乡的记忆，是一座永远也挖不尽的宝藏。哪怕仅采撷出一点，经过岁月的浸染，也能变成一片广阔的阳光。

小时候老家那乡村小学里，有一棵高大的芙蓉树，树上挂着一口大铁钟。铁钟里的铁链上，系着一根坚实的长绳索。学生们每天上课下课的指令，就由芙蓉树上传出的钟声来下达。由于这口铁钟的声音大而悠长，在那个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买得起钟表的年代，许多村民都以钟声的频次来推断时间。这钟声，是提提时光学生阶段深深的记忆。回想起来，都是美好。

和几位小学时的同学聊天，自然而然地聊起了那口大钟和记忆中美好的钟声。其中一位同学突然说，那口大钟，曾经让他感到自卑。原来，他上小学时，去一个富裕的邻村走亲，亲戚家的小朋友带他去了他们村小学，让他看他们村小学已经安装好了的电铃系统。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电铃，到了规定时间，电铃自动发出悦耳的音乐。他觉得，电铃比自己学校的大铁钟先进多了。一对比，自愧不如。直到我们村小学的钟声也换成了电铃声，他内心的这种自卑感才消除。

回忆总是美好的，是因为大家在回忆时已经把那些不美好的因素过滤掉了，即便是回忆曾经的艰难和痛苦，也会变得特别励志。正因为这样，人们才对过去存有怀念与留恋，依依之情常形与表，动于心。但是，对于过去的美好时光，我们可以去回忆，去咀嚼，甚至可以去做一些沉浸式的体验，若是真让大家再重新回到过去，绝大部分人肯定适应不了。记忆中有些美好的事物，是必然要被时代淘汰淘掉的。比如那口铁钟，电铃的出现，比它既省工，又精准，而且还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，若一味地固守不变继续使用，就会被社会发展远远地甩到后面。回忆所承载的那些美好，可以回味，但不能过分留恋。不然，就会脱离时代的节奏。例如：微信的出现，让大家工作和生活的交流，瞬间变得快捷方便。原先通过邮局寄送书信的交流方式便减弱。人们可以怀念写信、寄信、等信的温暖和感动，然而，在时下若还将此作为主流手段去应用，不仅是与时代格格不入，更会误时误事。

回忆，是人类拥有的一种独特的能力。它能够让人重新体验和感受过去的情感，进而促进自我的认知和成长，提升内心的幸福感和源动力。可我们不能把回忆作为逃避当下，甚至企图逆转当下，从而幻想回到以前的理由。时代的进步，才能让人生充满了更多、更高层次的快乐。作为一名拥有健康世界观的人，在回忆过去美好岁月的同时，更要对未来充满遐想，充满希望，并充满要为之去奋斗的信心和力量。

## 创作谈

### 在终结处开始

□李莹

“我们离开那里，就会思念那里。”乡愁的书写，如同在拯救一场遗忘，它让那些过往重新苏醒、鲜

活，在生活的结束处再次上演。留住乡愁，守护文化根脉；不忘来处，挖掘城市记忆。书家国情

怀，展故土风采，从小题材写出大气象，这是我今后要努力的写作方向。

## 本期导读

18 | 帆峙水流艺乡梦

——张彦广

21 | 河眼的故事

——殷文中

19 | 梦境里的那条溪流

——傅世伟

22 | 墙头上的傻瓜

——郑俊华

20 | 大洼的胸怀

——邢景会

23 | 往事

——祝相宽